

其意歲餘。盛夏有大風雨。至女倉皇入籠。且命覆之。震
霆一聲。烟霧充塞。異香聞於內外。良久視之。則已脫去。
有空殼存焉耳。鄧氏畏事極秘之。神其脫而藏之。親戚
知者皆莫敢問。

獨醒雜志

曾敏行

何得一

新淦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徽宗嘗夢有道士曰何得
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
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即令送至闕下。既召見。山野齷齪。
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集道流於寶籙宮。作醮。因
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郎。遣歸。初得一之有是命
也。守令意其形於帝夢。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
一以為昔浴於江中。得杖子。狀如龍。又嘗噴水於壁間。
成罨畫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聞。後人詰其故。杖乃木
根。初無他異。而噴水成畫者。因醉後嘔吐成瀝耳。至今
人傳以為笑。

甲乙二衛士

仁宗皇帝嘗問步禁中。聞廡外有譁者。稍逼聽之。乃二

衛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為宰相。
明日有貶削為匹夫者。今日為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
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辨不已。
帝因密識其。一日出金匱。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
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愆其期。偶與甲遇。
令代捧以先。門司啟匱。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
保明補官。乙隨至。則辨曰。已得旨送匱。及門疾作。令甲
代之。爾門司覆奏。帝命與捧至者。甲遂補官。

何宗元

岳將軍既死。部下多奇才。時既寢兵。稍稍引去。有何宗
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竟入玉笥山。結屋數椽。
於山之三會峯上。蓋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來宮觀間。
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我居菴作少事。子
來訪我。則先擊石。若菴中有聲相應。則不須來。道流如
其言。數日後。乃始訪之。擊石數四。寂無應者。懼而退。又
數日。率衆再往。啟其戶視之。則何被髮而逝。時方秋暑。
不知其死已幾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謂之不凡矣。

龐安常

毛公弼守泗洲。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遂謁龐安常
求醫。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釜。
命公弼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未去。
問食幾何。才進兩盃。安常曰。某煮此藥。升合銖鎰。自有
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煮。強令進之。已乃洞泄。爛斑五
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痢。又乍
去丹毒。脚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贈牛膝酒兩餅。飲盡。
遂強如初。公弼有一女。嘗苦嘔吐。亦就求醫。安常與之
藥曰。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
娠而嘔作。不可為矣。公弼既還家。以其女歸沙溪張氏。
年餘而孕。果以嘔疾死。世傳安常醫甚神。余耳目所接
如此。所傳當不誣矣。

林靈素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跨一青牛。出入禁衛。號曰金
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
靈素與鄉人厚。即延入焉。客入。靈素問見我何為。客曰。
有小術。願試之。即燃土炷。鑪中且求杯水。噴案上。覆之。
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別。而

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素何香。對曰。素
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之。
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噴水覆杯事。上
命取杯來。牢不可舉。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應
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捨土為香。事有因。如今
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閒人呂洞賓。靈素
自是眷衰。未幾放歸温州而死。

王倫

王樞密倫。初使金歸。一行官吏。恩數甚厚。暨再使。爭願
隨往。倫至金。留不得還。欲發一官屬歸報。紛然請歸。倫
於是皆不遣。方再使時。請云。到金有表歸。書倫名。引筆
出鈎外。則可歸。不出則不歸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
皆不知也。倫時以僉書出使。其家人仍在府第。倫死於
金。朝廷祕其事。所以禮遇其家者如初。後其子弟因遊
觀。作樂。秦相適聞之。呼樞密使府。目謂曰。樞密死矣。本
欲更遷延以厚恩。數今已不可。須即日發哀云。

許知可

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定。客問知可曰。汝